

语言漫话

YU YAN MAN HUA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 言 漫 话

于根元 张朝炳 韩敬体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05,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本

统一书号: 9150·48 定价: 0.73元

序

周 定 一

人是社会成员，通过语言联系别人的神经系统，才能组成协调的社会生活。除了语言，也有别的交流思想的手段，比如手势、眼色、旗语、图画、红绿灯、号角声、铃声，等等。可是这些手段只能在一定场合传情达意，不能同语言组织全面社会生活的功能相比，而且其中某些手段不过是语言的派生物。至于文字，当然很重要，可是毕竟是表现语言、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没有离开语言独立发展的文字。

记得三十年代的杂志上出现过这么一种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人为的信号可以逐渐取代语言，语言的作用越来越小，势必终于消亡。这话说过以后，地球又绕着太阳转了几十圈，人类已经登月，科学技术在这期间发展很快，可是，并没有发现有使语言失去作用的苗头。只要人类社会没有消亡，看来语言是不会消亡的。

语言非但不会消亡，而且近三四十年来科技的进步，打破了早先的学科界限，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领域和新的概念。为适应描述日新月异的物质现象，新的科技语词成百成千地涌现出来，许多是专业性的，也有不少已经取得日常用语的资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巨大的社会变革，从另外一方面促

进了语言的新陈代谢过程，大量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风尚有关的新说法、新术语被接纳到新编的语文词典里来。

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引起语言文字的显著变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例如信息论、控制论、机器翻译和计算技术等，都跟语言的使用息息相关，要借助于语言的分析。社会变革涉及语言之间或语言内部的许多问题，也需要研究，以便采取措施，因势利导，使语言充分发挥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例如我们对汉语规范化问题进行的许多研究，就是解放后语言生活提出的新课题。

总之，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搞到今天，大约不会有几个人再把它看成冷僻古怪的东西了。这样说，是因为我老是忘不了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引述过的一个故事：相传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开设语言学这门课的年月，教室里始终只有两个听讲的。人少不足怪，怪的是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固定的，另一个是每次课换上来的新人。后来那位教授才知道，那固定的是旅行社的导游人，每次在换的是游客。这个故事大约是凭空编的，目的无非想说明语言学何等冷僻，有可能成为游客猎奇的对象。

这说的是外国故事。现在可不一样了，语言学在许多国家已经相当时行。我们自己又怎样呢？远的且不说。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年大庆。正是在“五四”前不久，我国的语言学才发展到了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接着“五四”运动来了，因白话文学运动的影响，受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几经曲折，才到今天，虽不能看作“显学”，却也不算“冷门”了吧。

然而我们语言学的社会基础毕竟还相当薄弱，这表现为两种情况：

大约正是因为语言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人们一天到晚用这手段跟别人的神经系统打交道，所以习焉不察，不大有人过问一下它的状态，关心它的问题。而且认为它不会有什么问题，谁还不会说话呢！持这种观点的还大有人在。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同志倒是好心好意关心语言问题，可是言谈议论有点走调。比如不久前报上出现过统一祖国语言的提法，这显然违背我国语言政策的精神，也不是人力勉强能做到的事。也有人发表文章不赞成汉语规范化，认为这会妨碍语言的生动活泼，把规范化和公式化混为一谈。至于担心将来文字改为拼音，连说话也得改，这种误会，也并不罕见。

我们不能深责人家这个那个的，只怪语言学的普及工作做得太少，做得不好。

这本书讲的是跟语言文字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一些小故事。它不是全面传授知识的讲义，也不是发抒个人学术见解的著作。里面没有深奥的理论，难懂的“行语”。题材来源于故书杂记，或取自民间传说，也有当代事例以及海外素材。总之是信手拈来，不拘一格，但笔端向着同一目标，那就是，想用这种轻松平易的方式，介绍一些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知识。虽没有分门别类，标以术语，其实内容或多或少涉及语言文字各个方面大大小小的问题。如果读者因这些故事引起对语文问题的兴趣，关心语文的正确使用和健康发展，或者更进一步从某些方面去分析它，研究它，使习焉不察的东西成为可以理解的现象，那这本小书就算没有白写。至于对从事语文工作，尤其

是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同志说来，这本书也许可以起到一点提供资料的作用。这些故事大多数原是大家熟悉的，可是用得着的时候不一定想得起来，翻一翻可以触发记忆，举一反三，省去一些寻找查考的工夫，也不无好处。可是主要的用意还不在此。假若这本书能引起语文工作者的共鸣，或者说，能引起有心人“技痒”起来，说你们的用意固然不错，可是成品不怎么样，且看我来一手！于是费尽心思也写出一本或一套什么书，把有关语言文字的知识介绍给社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确实写得很好，而且引起连锁反应，这样的好书接二连三出现，我体会，这才是本书全体作者共同的心愿，也就是“抛砖引玉”这句话变成客套话以前的本来涵义。

“抛砖引玉”，这话据说也来源于一个故事，容易查考，这里就不去说它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语言是怎么产生的?	徐 枢(1)
语言的神话与现实	伍铁平(4)
贝伯尔塔	赵世开(7)
语言的秘密	蔡富有(9)
会叫自己名字的鸭子	王希杰(11)
埃及国王的试验	彭嘉强(14)
地球之外有没有人类语言?	蔡富有(16)
动物的“语言”	赵世开(20)
蜜蜂的“语言”	蔡富有(22)
狼孩子	王希杰(26)
望梅止渴	王希杰(29)
曹操和斯霞	于根元(32)
语言的代用	杨耐思(35)
森有礼和马尔	王希杰(38)
对谁喊“呸”?	王希杰(40)
唐明皇改经	唐作藩(43)
反切的妙用	杨耐思(45)
齐桓公谋伐莒	唐作藩(49)
钟馗与反切	王克仲(52)
“绝学”	杨耐思(55)

“梅花六”与“红烧肉”……………伍铁平(58)
歧舌国……………杨耐思(62)

《资本论》和语言学……………伍铁平(65)
数词的故事……………金有景(68)
从“茶博士”谈词义变化……………徐 枢(72)
造物难,造名易……………伍铁平(75)
同形词的误会……………金有景 陈 刚(79)
副总统,还是副董事长?……………王希杰(82)
“借词”是怎么回事?……………徐 枢(85)
心之官则思吗?……………伍铁平(88)
古人不小看虚词……………陈建民(91)
大不列颠是什么意思?……………伍铁平(93)
“刘三妹”就是“刘三姐”……………王希杰(96)
东、西和始、末的统一……………伍铁平(99)
一词之差……………田小琳(101)
“勇士”误成“读书人”……………王伯熙(104)
长江之声也工工,黄河之声也可可……………伍铁平(107)

变换句式……………林杏光(110)
月亮吃苹果……………陈建民(112)
黄犬奔马句法工拙论补……………王希杰(114)
先说与后说……………陈建民(117)
驴唇不对马嘴……………陈建民(119)
“小杨师傅”和“小杨的师傅”……………王希杰(122)

毛主席修改文章·····	张朝炳(125)
一字之师·····	刘敬东(127)
“文字频改，功夫自出”·····	王伯熙(130)
倒过来说的效果·····	田小琳(133)
沈括的计算·····	韩敬体(136)
“黄绢幼妇，外孙齏臼”·····	张朝炳(139)
江桥摇·····	于根元(141)
语言的锤炼·····	蔡富有(144)
方言岛·····	陈章太(147)
方言和水土·····	于根元(151)
鼠璞不辨与冯妇之死·····	侯精一(154)
“南蛮鴟舌”·····	于根元(157)
胃癌与胃炎·····	李润生 彭嘉强(160)
么和一·····	陈建民(162)
置之庄岳之间·····	于根元(164)
白居易与樊宗师·····	韩敬体(167)
“请某某先生麟郢”·····	陈刚(170)
罗嗦先生·····	林杏光(172)
懒婆娘的裹脚布·····	陈刚(174)
秀才买柴·····	王希杰(176)
孔乙己和张瓦先生·····	韩敬体(178)
省字省句·····	田小琳(181)
“心血来潮”云云·····	王希杰(184)
抄袭剽窃，文败名裂·····	王伯熙(187)

乱删乱改·····	陈建民(190)
避讳·····	杨耐思 蔡富有(192)
“清风”、“明月”断头诗·····	王伯熙(196)
古庙里的美女蛇·····	王希杰(200)
陈妙常为什么要姓“淹”? ·····	张朝炳(203)
模糊语言·····	伍铨平(206)
点头是表示赞同吗? ·····	伍铨平(212)
“三白”和“囍饭”·····	王希杰(216)
“日出”、“日落”和语言古生物学·····	伍铨平(219)
《百家姓》不够用·····	韩敬体(223)
文字出现以前人们是怎样记事的? ·····	徐 枢(227)
“天雨粟，鬼夜哭”·····	韩敬体(229)
最古老的文字·····	蔡富有(232)
肘上生垂杨·····	王克仲(236)
造字改字的故事·····	王伯熙 张永锦(239)
射掉九个太阳·····	杨耐思 商振哲(242)
拆字术·····	韩敬体(245)
离合汉字的把戏和游戏·····	王伯熙(249)
无恙·屈原·寤生·····	杨耐思(253)
解字释词的笑谈·····	王伯熙(256)
似曾相识的别字·····	王伯熙(259)
买猪千口·····	田小琳(262)
沁阳和泌阳·····	韩敬体(264)

认识二百多字的记账员·····	张朝炳(267)
三千字内做文章·····	张朝炳(270)
中国最早的一本速记书——《传音快字》·····	张朝炳(273)
马克思教李卜克内西学习语言·····	蔡富有(276)
恩格斯会说多少种语言? ·····	蔡富有(279)
列宁学习外语的故事·····	蔡富有(282)
周恩来同志鼓励侄女学习蒙古语文·····	于根元(286)
世界语·····	周 力(289)
玄奘请学士润饰译文·····	于根元(293)
一个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张朝炳(295)
日月与阴阳·····	王希杰(297)
从“左”谈起·····	伍铁平(300)
下雨天，留客天·····	陈建民(302)
编 后 ·····	(304)

语言是怎么产生的？

在澳大利亚，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神话：

古代东方住着一个凶恶的老太婆叫布鲁利。夜晚一到，她就拿着一根粗棒去捣毁周围熟睡人们的篝火。布鲁利死后，大家都非常高兴，许多种族欢聚在一起。纪念老太婆死亡的节日是从吞食她的尸体开始的。列明杰拉尔种族首先吃了她的肉，忽然说起人们不懂的话来。其他几个种族，吃了她的肠子，也开始说起大家不懂的“方言”。北方种族来得比较晚，吃了老太婆尸体的其他部分，说出的话大家也不懂了。

《圣经》里说，语言是上帝创造的，万能的上帝不但创造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还给它们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

随着科学的发展，相信这类神话和传说的人当然越来越少了。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不少语言学者就试图解决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难题。但是，由于他们都把这个问题和社会割裂开来，因而始终没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那么，人究竟是怎么会说出话来的呢？

大约在几十万年以前的太古时代，热带一些地方有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它们成群地在树上居住，浑身是毛，没有语言，只能象其他动物一样，发出一些简单的叫喊。后来，这些住在树上的类人猿逐渐移到了地面。居住条件的变化产生

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结果，奇迹就从这里开始了：原来象其他动物一样爬行的类人猿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它们的前肢变得自由起来了，由最简单的攀援、爬行动作，变为能做各种复杂的动作。这个最原始的“手”不但成为抵御敌人的一种“武器”，还用它来采摘树上的果子，用石块去打野兽，并学会制造一些最粗笨的劳动工具。手和脚的分工以及最原始的劳动，使得类人猿开始向人过渡。语言就是在这个由猿到人的极其漫长的转变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为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语言呢？

我们知道，原始人是集体生活、集体劳动的。为了防御猛兽的袭击，他们不得成群结伙地居住在一起；为了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得以生存，他们不得不进行艰巨的劳动。比如，要想抬走一棵大树，这在现代人是并不费力的。但对于原始人来说，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要有许多人参加以外，还必须协调大家的动作。如果你往东拉，我往西拽，互相牵制，不能配合，那么这棵树肯定是搬不动的。而要协调动作，就需要交流思想，也就是要说话，绝不能默默地、自顾自地劳动。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感到彼此间有些什么东西非说不可了。

劳动不但使原始人有了语言的需要，也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可能。在类人猿爬行的时候，它的肺部受到脊椎的压迫，发音器官也得不到发展，只能发出几个简单的声音。在直立行走以后，呼吸自由了，口腔和喉管成了直角，有了控制发音的能力，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且，从树上下来以后，它们的视野扩大了，活动范围扩大了，每天要接触自然界的各种事物，要了解这些事物的各种属性，这就大大地推动了脑髓的

发达。同时,食物的种类也多起来了,不但有各种野生植物,还有各种猎获的动物,这也促进了大脑机能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些都为语言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

人类的语言就是在劳动过程中经过了若干万年逐渐产生出来的。

(徐 枢)

语言的神话和现实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年)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是象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象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

这段话，也完全适合关于语言的神话和现实。自古以来，人类就对自己的语言充满了许多幻想。在神话和小说中，人们赋予语言以各种神奇的力量。《天方夜谈》中的阿米巴巴用语言启开石门；祝英台对着梁山伯的坟墓祷告之后，这座墓忽然在大雷雨中裂开；《西游记》中的唐僧念咒收紧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他头部剧痛。这些古老的神话，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我们的祖先用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创造。这些故事中所表述的人和石门，人和金箍的“交际”，用现代工程语言学的术语表达，正是人机对话的一种幻想表现形式。

古代人对待人类自身所拥有的这个抓不住、摸不着、转瞬即逝的口头言语，尽管意识到它“一诺千金”、“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国”的无比巨大力量，但是除了后来发明了文字把它记载下来以外，始终未能找到任何方法把它转变为直接的物质

力量。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兼文学家拉伯雷 (1483 (1494?)—1553年)在他的亦庄亦谐的小说中曾想象地描写远航的旅行者在甲板上发现了“冰冻的词语”，这些“词语”象一粒粒冰雹，五彩缤纷。当人们拾起时，它们立刻发出悦耳的声音，在手中溶化。拉伯雷的描写是一种幻想，今天人们发明了打电话机，发明了能够直接接受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的机器，开始用言语控制机器，实现了人机的对话，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人工的言语合成，才把幻想变成了现实。

人类不仅对人机对话有过古老的天真的幻想，而且对今天已经广泛制造的机器人也憧憬已久。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和匠神赫斐斯塔司，技术高超，曾按宙斯指示制造了美女潘多拉。他还用黄金制造了侍女——她们不但富有智力，会干活，而且都会讲话。古代的这种想象竟同今天的能写乐谱的有电子装置的机器人相近，的确令人惊讶。

中世纪从事炼丹术的人也幻想过制造“人造矮子”(ромункулус)，也是会说话的。至今这个词还用于欧洲一些语言，表示“矮小可怜相的人”。

有趣的是不仅幻想先于现实，语言也可能先于现实。欧洲许多语言中 robot (机器人) 这个词的出现就早于机器人本身。这在语言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虚构的事物或神话的人物仅有名称，没有实物，另当别论)。因为通常总是先有事物，后来(或同时)才产生表示事物的名称(有时会产生几个名称，经过时间的检验，最后才“定于一尊”)。robot 这个词是捷克作家卡列尔·查倍克(1890—1938年)1920年在他所著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中首创，这个词来自捷克语词 robota (劳役，繁重的体力劳动)，它同俄语的 раб (奴隶)、работа、德语的

Arbeit (均指“劳动”“工作”)同一词源。查倍克首创这个词包含着希望机器人取代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涵义。但真正开始研制机器人却是在美国,而且是在查倍克死去后二十多年的事情。

现在日本研制的最好的机器人,身高两米,体重160公斤,有眼、耳、口、双脚、两手,会慢步走路,具有相当于一岁半儿童的思维能力。当人对它发出指令后,能直接或绕过障碍物把物体取来。现在日本正在研制具有更高水平的智能的机器人。机器人定将象查倍克造词时所希望的那样,使人永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

(伍铁平)